

汉语知识丛书



HÀNYÜ ZHÍSHI CÓNGSHŪ

汉语话语
语言学初探

王福祥

商务印书馆

汉语知识丛书

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

王 福 祥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汉语知识丛书
HÀNYÙ HUÀYǔ YÜYÁNXué CHŪTĀN
汉语语法语言学初探

王 福 祥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ISBN 7-100-00002-5/H·1

1989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18千

印数 2400册 印张 5 7/8

定价：1.65 元

序

张志公

几十年来研究汉语语法的，大都把研究对象限制在句子的范围以内，不研究比句子大的语言片断。研究语言运用的正误优劣，也是着眼于句子内部——句子结构是否完整，应有的成分是否齐备，各个成分的配伍是否妥善，成分间的关系是否明晰，如此等等。句子往上就一直到了文章。我国文章之学自古以来十分发达。现在研究文章之学的很不少。文章之学就不单纯是语言问题了。人们逐渐发现，从语法的角度看正误，或者从修辞的角度看优劣，往往在一个句子之内还不能看准。把一个句子孤立起来看，语法上似乎有毛病。可是把它放在稍稍大一点的语言片断里，有了前言后语，它就是一个完整正确的句子，没有毛病了。一个比喻，在一个句子里边看，很好，可是放在特定的上下文里却显得很不得体。看来有必要研究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断，也就是由几个连贯的句子组成的、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语言片断。所谓有相对独立性，是说，在这个片断里，语义是相对完整，不易分割的整体，句子与句子的联系是紧密的，以至有某种结构上的标志；并且，前一个片断与下边相连的另一个片断又显然是两个整体。一段话或者一篇话，也就是进行一次完整表达的一长串连贯的语言，正是由这样的若干相连属的片断构成的。这样的语言片断不

同于讲文章时所说的段或者段落。虽然有时候这样的语言片断和构成文章的段或者段落相重合，但并不都是重合的，因为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国外，研究这种超越一个语法上的句子而自成一个整体的语言片断已经有些年了，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虽然还不是很成熟很定型的，因而连名称术语也有种种，没有一套一致的叫法，象“单句”、“复句”，“主语”、“谓语”等等那样。在我国，这种研究就更为薄弱，几乎还没有认真开始。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开展起来。

王福祥教授这部《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是研究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断的，并且构拟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意在倡导建立这样一门学科，如书名所示。感谢福祥同志的盛意，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原稿，先读为快。断断续续读了若干部分，感到用例丰富，剖析细致，不少论述很有创见，对于人们研究汉语，运用汉语，一定有不小的帮助。由于读得不完整，不仔细，更由于我只是早已感觉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的必要性而自己并没有实地研究起来，所以一时难于有条有理的把读后的心得体会作一个完整的叙述。然而，有两点看法和感想是明确的。首先，我是抱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读了原稿的，因为，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或至少说是充实了一个薄弱点，我对它的问世，表示由衷的欢迎。其次，虽然如上所说，我還不能对这本著作作出全面的评价，然而我敢于说，它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它的著者为建立这个体系下了很大的工夫，并且占有了大量的资料，因而使人感到是切切实实的，既为读者提供若干理论知识，对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工作的具有启发作用，又对学习、研究汉语和教学汉语的读者具有实用意

义。任何一个领域内的开创性工作都是艰巨的，很难指望一下子就作得尽善尽美——如果这样要求，那就很难开创了。凡是需要开创的，就得有人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去开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赏出版者使福祥同志这部值得称道的著作和广大读者见面。

一九八七年元月

目 录

序.....	张志公	1
前言.....		1
第一章 话语语言学概述		2
第一节 话语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3
第二节 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8
第二章 句子的实际切分法		15
第一节 主题与述题		17
第二节 可切分句与不可切分句		20
第三节 单层次与多层次实际切分		24
第四节 实际切分的基本原则		26
第五节 连贯性话语的线性扩展规律		32
第三章 单句的实际切分法		40
第一节 可切分句		40
第二节 不可切分句		52
第四章 联合复句的实际切分法.....		58
第一节 联合复句的切分法		59
第二节 联合复句的线性扩展形式		62
第三节 联合复句的类型		66
第五章 偏正复句的实际切分法		76
第一节 偏正复句的切分法		81
第二节 偏正复句的线性扩展形式		85

第三节 偏正复句的类型	87
第六章 句组	92
第一节 句组与段落	95
第二节 句组的线性扩展形式	97
第三节 句际连接手段.....	100
第四节 句组的类型.....	110
第七章 句段	127
第一节 句段的意义特征.....	127
第二节 句段的结构特征.....	131
第三节 句段与段落.....	134
第四节 句段的类型.....	137
第八章 片断	151
第一节 片断的意义和结构特点.....	152
第二节 片断与章节、段落.....	159
第三节 片断的类型.....	166
参考文献	176

前　　言

话语语言学是国内外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笔者从1979年开始学习话语语言学，并把学习心得写成两本书：一本是《俄语话语结构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年），另一本是《俄语实际切分句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

《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一书是根据话语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探索现代汉语话语内部构成规律的一次尝试，极不成熟，意在抛砖引玉。本书共有八章：第一章话语语言学概述，主要介绍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及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情况；第二、三、四、五章主要介绍句子的实际切分法；第六章谈句组；第七章谈句段；第八章谈片断。话语语言学与文章学十分接近。本书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及研究现代汉语的广大读者参阅，部分章节已在《中学语文教学》（1986年6—12期）上发表。

笔者是俄语教师，汉语知识极为浅陋。书中一定会有许多错误，恳请汉语界前辈及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85年12月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第一章 话语语言学概述

话语语言学 (Textlinguistics) 是一门新的语言学科,是一门研究言语内部构成规律的科学。话语语言学也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同逻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翻译学等学科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J. C. 巴尔胡达罗夫教授指出:现代语言学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研究语言的抽象体系转向研究语言在言语中的功能。这一趋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们对从心理语言学方面研究言语活动问题的兴趣增加了;其次,根据句子在言语中的功能,探讨所谓“实际切分句法”和“句子功能切分法”方面的问题;最后,语言学出现了一门新科学——“话语语言学”。他甚至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就是对比话语语言学。(《语言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话语语言学和传统句法学都是研究语言结构的,但有本质的不同。传统句法学从创立句子成分说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以单个、孤立的句子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成分分析法揭示了句子的内部构成规律。话语语言学从创立实际切分理论到现在仅有几十年的历史,它以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句子实际切分法揭示了连贯性话语的内部构成规律。为此,传统句法学有小句法之称,话语语言学有大句法之称。

话语语言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门学科对语文

教学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有助于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话语语言学除探索言语内部构成规律外，还十分注意研究在交际过程中正确表达思想的方法。因此，话语语言学也是一门关于运用语言正确交际的科学。

现代语言学可分为两大类：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微观语言学指狭义语言学，它只研究语言本身，不研究语言以外的事实。一些传统的语言学科，如音位学、词汇学、语法学等都属于微观语言学。宏观语言学是广义语言学，它联系语言以外的因素来研究语言。象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都属于宏观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研究句子以上、句子以外的各种语言的、逻辑的和心理的现象，因此它应属于宏观语言学科。

当前，话语语言学仍处在一个形成阶段。尽管各国语言学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无疑为语言科学的发展又开拓出一个崭新的领域。

第一节 话语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连贯性话语。所谓连贯性话语就是指任何书面的或口头的在内容和结构上组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连贯性的文字或言谈。连贯性话语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也叫超句统一体。

话语语言学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话语理论、话语语法和话语修辞。话语理论包括话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话语分析理论及话语语言学史。话语语法主要研究大于句子的语言单

位：句组、句段和片断；研究句际关系和句际连接手段；研究语句的交际结构、交际功能和交际条件；借助实际切分法揭示连贯性话语的由左至右的横向线性扩展规律。话语修辞主要研究篇章结构、表达方式和技法；研究各种语言手段在篇章中的修辞功能和各种功能语体中语言使用的特点；借助实际切分法和修辞分析揭示连贯性话语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线性扩展规律。话语修辞与文章学十分相近。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曾指出：“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见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p. 16）由词组成的句子是记述思维活动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也是人们进行交际活动的重要的语言单位。因此，传统句法，包括生成转换语法，都把句子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句子的语义和句子的结构。

句子固然是重要的语言单位，但有时单个、孤立的句子并不能起交际作用。譬如有这样两个句子：

- ① 仿佛是星儿在太空中闪烁，仿佛是船儿在水面上摇荡。
- ② 只觉得身子被一片浮云托起，时沉时浮，飘游不定。

没有上下文，我们就很难猜出第一个句子描写的是什么：是夜晚的街灯和奔驰的小汽车？还是人造卫星？第二个句子也许是描写宇航员在失重时的感觉，其实都不是。只有把这两个句子与一定的语言环境或上下文联系起来，才能了解它们所表达的确切意思；

仿佛是星儿在太空中闪烁，仿佛是船儿在水面上摇荡。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她想喊，喊不出声来。她想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眼前有无数的光环，忽暗忽明，变幻无常。只觉得身子被一片浮云托起，时沉时浮，飘游不定。

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谌容《人到中年》）

由此可见，起交际作用的不限于句子，还有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而且句子多是在连贯性话语中才能充分表现其具体语义及交际功能。

在连贯性话语中，各个句子虽然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彼此被句号分隔着，但它们在内容和结构上组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服务于一个共同的交际目的：或描绘景物，或抒发情感，或叙述事实，或阐释道理。例如：

- ①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象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朱自清《荷塘月色》）

作者以清新秀美的文笔描写了荷叶、荷花、微风、碧水，充满了诗情画意。读起来如临幽静的河塘，如闻荷的清香，如见脉脉的流水。

- ② 在封建社会，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往往是那些地主阶级或者是向往地主阶级生活的人的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理想是希望钱越赚越多，利润越来越高，而且希望这个人剥

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永恒”的。而无产阶级，却要打破这个“永恒”，把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推翻。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就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所以，我们说，理想是受到一定的社会、阶级的限制的。（陶铸《崇高的理想》）

作者为了说明“理想是受到一定的社会、阶级的限制”这一道理，分析了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理想。先分析后综合，道理说得十分透彻。

在连贯性话语中，语句都是按着一定的规律并借助一定的语言手段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不是毫无目的地堆砌。正如刘勰所说：“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文心雕龙·章句第三十四》）有的超句统一体内容完整，有明确的主题；结构严谨，有起承转合，形似一篇小文。举两个例子：

- ① 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词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罢。

（朱自清《看花》）

第一句是起，首先点题：最恋西府海棠。第二、三句是承，前一句写花色，后一句写花姿，解释最恋西府海棠的原因。第四句的前一半是转，后一半是合，忆想月下海棠的情态。

- ② 从童稚时候起，我就喜欢棕树。虽然，它没有桃李的艳红，也不象垂柳那样婀娜多姿，但它却千根万须，扎进深深的泥土。不管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雪花飘飘的严冬，总象遒劲松柏

一样，傲然屹立，擎着翠绿的华盖，在阳光下绿油油地闪光。它那正直不阿的风骨和旺盛的生命力，常使我想起勤劳的家乡人民。（刘志坚《雪峰山的棕树》）

第一句是起，点明主题：喜欢棕树。第二、三句是承，说明喜欢棕树的原因：它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正直不阿的风骨。第四句是合，是总述并点明题旨：棕树是勤劳的家乡人民的象征。此外，语句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紧密：第二句借助代词“它”与第一句中的棕树相照应；第三句省略代词“它”与第二句密切相关；第四句再次使用代词“它”与第一句中的棕树相呼应。后三个句子都不能脱离第一个句子而单独存在。

连贯性话语是有内在规律可循的。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思维是人们使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现实以及事物和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能动过程。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的工具，是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共同认识为基础的。而思维的过程通常都是把已知的信息作为表述的基础或出发点，把新的信息作为表述的核心，从已知的信息开始向新的信息扩展。为此，已知的信息在前、新的信息在后，就成了思维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律。连贯性话语构成的基本规律直接反映着思维的最基本的规律。例如：

夏天，雷雨到来之前，在天空先会看到积云。积云如果迅速
(表达的出发点) (新的信息)(已知的信息)

地向上凸起，形成高大的云山，群峰争奇，耸入天顶，/就变成了积雨云。积雨云越长越高，云底慢慢变黑，云峰渐渐模糊，(新的信息)(已知的信息)

不一会，整座云山崩塌了，乌云弥漫了天空，顷刻间，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马上就会哗啦哗啦地下起暴雨，有时竟会带来
(新的信息)

冰雹或者龙卷风。(初中语文第二册《看云识天气》)

分析连贯性话语的结构，探索连贯性话语构成的内部规律，是话语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节 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 20 世纪初奠定的。在这方面，捷克功能学派的语言学家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用作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语言一定要同人们交际的具体语言环境联系起来，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1926年 10 月捷克语言学家威廉·马泰鸠斯创立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后被称为布拉格学派），世界一些著名语言学家都加入了这个小组，他们在音位理论、语法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见解。特别是马泰鸠斯创立的句子实际切分理论使句法研究摆脱了传统语法观念的束缚，成为现代理论语言学中一门新的学科，为句法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实际切分句法。他应用句子实际切分法分析词序变化，研究句子的交际结构、句子成分的交际功能，推动了对连贯性话语的研究，从而为话语语言学的兴起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苏联 B. B.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高度评价了实际切分理论。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尝试摆脱赤裸裸的形式—逻辑的窠臼来研究这类语言现象了。譬如捷克语言学家马泰鸠斯曾经主张把句子的一般形式—语法分析即结构分析和实际切分（*AЧ*）区别开来，实际切分是揭示该句子在相应上下文或语境中的直接、具体的意思。”他认为实际切分理论对于研究

修辞学，对于深刻理解俄语各种表情手段（其中包括词序）是会有很大帮助的。（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1954年第二卷上册序言）

早在1935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J. R. 弗斯就曾提出在情境中研究语言过程，认为一个句子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弗斯及其追随者十分注意研究上下文、整篇文章，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1952年美国语言学家Z. 海里斯发表了《话语分析》一文，提出要在句子以外继续进行描写分析，把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尝试用结构方法分析连贯性话语。（Discourse Analysis. — “Language”, vol. 28, n. 1, 1952）近年来话语分析的成果对话语语言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功能学派的最新代表英国语言学家M. A. K. 哈利迪提出的照应理论对研究句际关系和句际连接手段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他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照应关系分为内照应和外照应，内照应又细分为前照应和后照应。他提出的照应理论揭示了语句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研究连贯性话语内部规律的基础。（① The linguistic Study of Literary Texts. — “Proceedings of the 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ics”. The Hague, 1964; ② Cohesion in English. —Longman, 1976）

苏联话语语言学开创于1948年。在这一年，H. C. 波斯别洛夫撰写的《复杂的句法整体及其主要结构特征》（Сложно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 и основ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его структуры. «Докл. и сообщ. Ин-т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948, вып. 2）及I. A. 菲古洛夫斯基发表的《从单句句法到话语句